後紅樓夢/第0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話說林黛玉接到哥哥林良玉家書，喜之不勝。王元出去之後，黛玉坐下來，叫晴雯剪了燭，移近燈前。正在拆起看，忽然心頭裡不知怎樣的就疼起來。心裏一疼，指頭一冷，就拈不起這封家書，淚珠兒就滾將下來。

原來黛玉的父親林如海本系金陵望族，嫡親兄弟如岳，卒于兩廣總督任所。雖則弟兄皆為顯宦，素日賃居京都，原籍祖居已為家廟。如岳的妻房系南安郡王堂妹龍氏夫人。如岳卒于粵中，龍夫人遺腹未產。如海接到揚州同住，數月後產了良玉。龍夫人痛夫不見，一慟而亡。

彼時適逢賈夫人生子不育，就將良玉|乳抱過來，不肯叫奶娘周領。直到六歲後生了黛玉，始令嬤嬤們撫養分床。本來一子兩祧先盡長房承嗣，況如海夫婦血抱過來，恩若親生，故此良玉倍加孝順。

到了如海夫婦亡后，黛玉賈母接去，這良玉便立志不凡，不肯定婚成室，卜宅營家，定要繼了祖父伯叔，重到京師成就功名，大開閥閱。因此就在揚州公館內整整地閉戶苦讀十來年，將一切家計分派與主管王元、蔡良、趙之忠、吳祥林、單升、柏年、楊周兒管理。又因王元忠直，派他做都管。

這王元一面料理地畝糧食，一面在外路買販，又在鹽務里營運，這事業就潑天地興旺起來。一則聖人之世薄斂輕徭，二則林氏積德不小，三則時候地面俱好，四則王元始終實心。各樣計算起來竟有了一千八九百萬的家事。

這良玉一心一意，想起「父親亡過，兩袖清風，母親產後去世毫無所靠，全虧了伯父母血抱成人，受恩罔極，這些財產、家人都是伯父母遺下來，逐年滋生，方有這個家業。我總要成名后立起室家報答兩邊父母，將這些財產家人一總交還黛玉妹妹，以報在天之靈。」他這心跡自王元以下俱各知道，亦曾屢次寄信提起這事。

這裏黛玉身故，寫了信去，良玉一見，幾番慟絕。因信中說老太太一番遺念，要使賈璉送去，將次上船，是以不差人來接。直至黛玉迴轉后，賈政趕了信去，良玉這一喜，就同伯父母重生一般。適逢自己又於是科中了鄉闈第四名，故先遣王元到京買宅，欲于公車北上，迎黛玉同居。

這裏黛玉為何見信傷心，只因觸起父母亡故，沒有父母家書，只有哥哥來信。又想起哥哥志向「真可對我父母，我現在光景，待要離塵而去，也就要別了哥哥。」故心上頭一觸，不覺地落下淚來。停了半晌，嘆了幾聲方才拆開，看了又看，更覺傷心。

晴雯道：「為這封家書，天天望著。到寄了來，又這樣苦惱。不知道大爺到了，還怎麼樣呢。」紫鵑道：「是呢，大爺這封書，連大爺寫的時候還不知怎樣呢，他那裡想來也是這麼著，你要疼他，疼疼自己也就夠了，還這麼傷心做什麼。」晴雯卻心頭一心地憶著寶玉換棉襖的情分，一面勸她，一面也掉下淚來。

紫鵑摸不著，倒在旁邊勸道：「姑娘這麼著，你也那麼著，你倒招惹她傷起來。」黛玉終究是靈透的人，就猜著晴雯的眼淚遠遠地落在寶玉身上。寶玉從前送她過去的時候，怎麼樣換棉襖，咬指甲，扶著她送茶湯，她只擔個虛名兒。也罷了，這樣眼淚也不怪她。我從前過去的時候，明明地叫著寶玉，誰來答應一聲？我燒這詩、絹子，比咬下指甲、脫下貼身衣服，各自各的路兒。我雖沒有什麼虛名兒，倒替寶姐姐頂個實名兒。寶玉果真實心始終，該和寶姐姐不好，怎麼也好了？寶姐姐動便說起聖人、賢人什麼道學話來，怎麼而今也就有了喜了？好一個實心的寶玉，我到這個時候才醒呢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掉淚。紫鵑只是摸不著，只有勸他的分兒。過了好些時，三個人方歇下。

到次日清晨，王元在騾馬市店房內吩咐眾朋友：「開發車夫騾夫，收拾衣箱什物，照著良大爺諭單，分頭送書信禮物辦事去。等我上賈府回了姑娘，請了回信，再回店來細細寫了稟帖，交蔡老三迎下去。」這王大爺說完了，即便套上玻璃后擋車，鋪了狼皮車褥坐上車去。

三爺、四喜兒也將水煙管、檳榔荷包、擦手絹子帶了跨上車沿。趕車的張小，便吆喝著那牲口就低著頭、使著勁往榮府來。王元很知規矩，離著府一丈多路便喝住了牲口，走下來，步上台階，轉過彎進門房裡去。這裏吳新登即趕出來拉了手，府里眾友也哈了腰。吳新登道：「王老爹很有個伺候呢。」指著天井裡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只瞧太陽到那裡，咱們才好上園子里回話。」王元謝了，坐下。

四喜兒便敲著火點著紙卷子，將水煙管送將上來。王元吸了幾管，便嘻著口噴掉了。大家就說起南方的話來。只見門外一起一起的送進各店鋪的年帳進來，上千、千外的也有，十幾兩的也有。吳新登接了來，分開幾項，戳上鐵釬子。

不時間又有一輛轎車到來，先送進條子，寫王公茂三字，這個人便一直走進房來，站著拍著吳新登說道：「好吳二爺，替我回一回。」吳新登道：「還早呢，去一會再來。」這人走出去站了一站又進來，將吳新登拉一拉手道：「好二太爺，做兄弟的路遠，就替我回一回吧。」這吳新登厭煩起來，便道：「回也是這麼，不回也是這麼，等候著就是了，瞎跑做什麼？」這個忍耐不住，便發作起來道：「晚上來，說遲了，早上來又早了，只管躲著，躲到什麼時候才好？咱們西邊人直性兒，你們家璉老二要來拉扯咱們，認什麼兄什麼弟，拉了帳不肯還線，只想躲。你躲得過是漢子。擺什麼架兒，還要鬧長隨呢！」

吳新登便喝道：「這府里有你老西鬧的分兒？滾吧！」這人就跳將起來，把頭兒搖一搖，腰兒扭一扭，直著脖子豎起大姆指來，喝道：「咱們便是老西兒，算我泥腿，誰也不怕。好，滾吧，誰滾？誰看？咱們拼著性命把你這班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到提督府鬧一鬧去！什麼東西，府里，咱們只知道欠帳還錢。誰知道什麼府里，你會滾就滾！」這吳新登就迎上去要打，虧得周瑞趕了進來攔住。

正喧鬧間，又有三個人到，送進名條來，一孫茂源，一王大有，一葉隆昌。三個人一見便說道：「咱們這王老五好個直性人兒，玩話也玩不得一句，你看他氣得那麼著。這吳二太爺也不要認真了，王老五你不要低了咱們同鄉的名兒，難道堂堂榮國府欠你我幾個錢不成？這府里還不放心，那府里便怎麼樣？你有話只好好的講，雖則將本求利的苦營生，不是將錢買苦吃的，卻也該兩個裡顧些前後的交情。」這裏眾人攔著勸著，周瑞忙同林之孝上面去回。誰知賈政告假在家，備細地都聽見了。

當下周瑞往帳房裡招著賈璉一同到書房來見賈政，賈政只是嘆氣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將四百兩葉金交賈璉開發去。賈璉不敢嫌少，只得領了出來，請這四個人到外書房內胡亂地道了好，告了耽誤，就將金匣子搬出來。

這班東西兒，原是極勢利的，見了葉金大家就奉承起來，都說道：「二老爺原不肯差的，什麼樣人肯失信朋友，無不過開發的多，逐件勻著就是了。王老五性急做什麼。」葉隆

昌便將逐匣金子打開，驗了成色，通是上等枯赤。便道：「色是足的，但原票足紋，我們會帳也要足紋交待過去。這個換數不一，就算府上肯吃虧些，我們接了手也不能交待出去。一則坐利，一則換數落了下來，我們做夥計的東家前賠不上來。二爺怎麼樣變了原銀，交待倒也直截。」

賈璉明知他刁難，要討便宜，便笑道：「有了金怕變不出銀來？咱們家原銀也還拿得出來，不過轉了幾標的。大家都是弟兄們，也要看破些，十分接不得手，咱們過了年再講也好。」這王公茂聽了，連忙陪笑道：「好二爺，說哪裡話，論起來就過了年何妨，不過咱們過不去。如今咱們弟兄都在這裏，好好的大家商量起來。」

當下賈璉與眾人算明，金數不足，便央及孫茂源轉了一票，余者盡數開發，才把這起人打發去了。只見茗煙又走了來說：「老爺叫快請二爺。」賈璉連忙進去。

賈政道：「我們頂大的莊子是黑山村烏庄頭。不知哪年裡起手把這些好地畝零碎弄掉了，如今烏庄頭送進年下物事來，他這個單子看得過么？」便將單子擲下地來。

賈璉忍了氣，彎腰下去拾起單子來，見上面寫著：「門下烏庄頭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，並公子小姐金安，新春大喜，大福長壽，榮貴平安。」

後面寫道：「大鹿七隻、獐子十六隻、狍子十六隻、暹豬六個、湯豬六個、龍豬八個、臘豬八個、野豬八個、野羊八口、青羊八口、家羊八口、家風羊八口、鰛鯉魚四十八個、各色雜魚六十斤、活雞難鴨鵝各八十隻、風雞鴨鵝各八十隻、野鴨野貓各六十對、熊掌四對、鹿筋八斤、海參二十四斤、鹿舌十二條、牛舌十二條、蝗乾十斤、榛松欖杏瓤各二口袋、大對蝦十六對、干蝦一百六十斤、銀霜炭上等選用八百斤、中等八百斤、常炭一萬六千斤，御田胭脂米二石、碧糯二十斛、白糯二十斛、粉二十斛、雜色梁谷各二十四斛、下用常米六百石、各色乾菜一車，外賣梁谷牲口各項銀一千六百兩」。其餘教順哥兒們玩意活鹿、白兔、錦雞、洋鴨等倒還照舊。賈璉看了，回不出話來。

賈政道：「第一先盡家廟及府里，那年常勛戚們的套子，且捱著些著個棋兒。只是各房的分例便怎樣呢？要說是通沒有呢，這祖宗傳下來的好處，怎麼到咱們手裡籠箍籠統裁了。若是減派些呢，也減派不上來，這怎麼樣處？」

賈璉想了想道：「除非各房分給他些銀子，倒也省減，也實惠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是句

話，但是銀子在哪裡？」正說間，賴升上來回道：「烏進孝要進來磕個頭兒。」賈政道：「罷了，且伺候著，改日再見吧，他這個老莊頭還老成，難道還藏著什麼？」便問賴升：「才這些光景，你都知道了，捱不過去的，你同二爺算一算，到底還要多少才打得過飢荒。」

賈璉道：「外面的帳目約有三千上下拖不過去，合上裡頭的一切總要七八千才可敷衍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就難了。」賴升便打千道：「奴才受主子恩典，兒子在任所寄到了過年盤纏。奴才還夠澆裹，求老爺賞臉容奴才招架了外面的帳目。」賈政便嘆口氣道：「怎樣你們的錢也使起來。」

正在為難，吳新登上來問道：「林府來的王元要上園去回話，小的上園子里回了，林姑娘傳見王元，才引他進去，上瀟湘館回話呢。」賈政點點頭，吳新登又上來道：「小的還有句話。王元說起林大爺叫他置買房子。小的想起咱們家間壁這所房子昨日已經找斷了，不如原價轉過去，拂個塵兒就住得，他們也省好些修理，咱們也夠過年盤纏，敢則老爺應了，那府里也幫貼得過來。」

賈政道：「王元怎麼說？」吳新登道：「他說這麼著很好，林大爺先也曾吩咐過，要近著咱們府里，尋也尋不出來。」賈政也喜歡道：「他自然要回過南安郡王討示下。」

吳新登道：「他說林大爺吩咐過，一切事情回明林姑娘拿主意。林姑娘有什麼不願意的。」

賈政道：「只是自己至親，只可送他住，哪裡好受他銀子。」

這賈璉巴不得成了這件事自己身輕，就極力地贊成，說道：「林表弟來京原也不是暫住，是個長久住家的光景，倒是這麼著他心裏倒安，難得至親，間壁開了，往來也好。」正說著，周瑞也進來說：「王元回過林姑娘，說很好，就這麼著。不知老爺意思，叫小的上來打聽。」

賈政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林大爺沒有到，怕銀子不湊手。」賴升笑道：「有名的林千萬，而今加倍了。就內外城的銀樓銀號有多少！這兩萬銀子說有就有，算什麼。」

賈政道：「也不必拘定原價，既然林姑娘拿主，隨分便了。」賈政這句話有兩個意思，

一則良玉是嫡親外甥，二則現使了黛玉的金子。賈璉道：「原價原也不必拘，但只是這所房子原像個半價似的。通共正雜房子二百幾十間，後面那片空地還小么？再蓋一個大觀園還有餘，只因緊靠著咱們沒人買。如今要平地里造這麼個高大、堅固、富麗，怕不用了四五萬銀。咱們而今就叫王元進去瞧瞧何如？」

賈政立起來道：「很好，也是兩邊都便，憑你商議去。」這裏賈璉等便同了王元逐層去看過，回了黛玉，寫了家書稟貼寄知良玉；一面立契交割，將店中眾人傢伙箱籠、什物、車輛一齊搬進，將原任兩廣總督部堂、原任兩淮鹽運使司的大紅朱箋宋字封條貼起來，門牆閥閱好不威武。

這王元倒像一個老主，那些同來的家人個個受他的號令約束，好不整齊。王元便分了頭遮廳、茶廳、大廳、內外客廳、內外書房、議事處、內外帳房、內外門房以及大小廚房、倉庫、下房、馬槽色|色派定。又從上房內辦起傢伙鋪墊、陳設燈彩，也買了本京人雙身男婦幾十房，分派上冊，牲口車輛也置了許多，好不壯麗齊整。心裏要請黛玉去看看，黛玉總為哥哥未到，不肯過。只心裏喜歡，慰勞著他，又吩咐了些約束眾人的話。

這王元益發當心，真正一個冷落門牆，一時間地運轉將起來，把榮寧兩府都壓下了。這裏周瑞等見上頭有這宗房價，一時從容起來，同事們也就心寬。不過說過了年又飢荒。賴升道：「你們放心罷，到了明年咱們家也要旺起來。」眾人都不明白，賴升道：「你們看林府上這等熱鬧，林大爺的妹子情分那麼好，將來林姑娘不配咱們寶二爺還配誰？分了他一半就千萬了，只怕連那府里也照應起來。」

吳新登笑道：「周兄弟也在這裏，不是咱們牽扳你們的主子，從前你們璉二奶奶在日，連公中的也要弄些到房基里去，連我們月錢也被她老人家壓住了盤放起來。你也曾跟我們埋怨過。如今咱們又想林姑娘嫁過去，倒反摳出體己的往公中使用，真箇那樣，也只寶二爺一個人受用便了。再則聽說這位林姑娘比璉二奶奶還厲害呢。小則小，你看而今把她家王大爺使得像小孩子一樣的，雖則這老人家忠心，咱們敢說林姑娘沒勁么？」

賴升便點頭道：「有勁兒原也好，咱們老爺這樣寬仁厚道，天理上也該起根擎天柱撐撐門戶。不過林姑娘果真當了家，咱們難伺候些，少賺幾個錢就完了，難道這府里還掙不起來？」吳新登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老封翁，還等這府里的錢使么？只苦了咱們弟兄呢。」

不表黛玉心寬，眾家人議論，且說賈政時刻去看黛玉，王夫人常常怕寶玉冷落寶釵，近

年下幾日時常催寶玉進房。寶玉總獃獃地想著黛玉，粘住了王夫人要進大觀園去。王夫人屢托李紈、寶釵往瀟湘館打探。誰料黛玉心堅如鐵，這件事竟如石沉大海。

寶玉又粘住了王夫人道：「太太怎麼樣？幾遍的說著晴雯肯過來走走，而今也跟緊了林妹妹不肯過來，只怕她兩個人迴轉來的說話全然沒有影了。」王夫人只得重新告訴他，又將黛玉、晴雯近日言語行事細細告訴。又叫他進房裡央及寶釵。

寶釵也照王夫人的言語告訴他，又將林良玉寄信、王元進屋諸事一一告訴，總是黛玉拿主的話也告訴了。寶釵之意總要寶玉知道黛玉、晴雯實在是迴轉過來了的意思，誰知兩個人意見不同。誰知寶玉聽見了倒反驚呆了。

寶玉想道：「從前紫鵑原正正經經地告訴我說，林妹妹的家裡實在有人，並且就要來接她家去。恍恍的也像有什麼姓林的人來過，虧了老太太吩咐把姓林的都打去了，以此沒有接去。而今又有這些林家的人來，老太太又沒有了，誰還能打他出去，這林妹妹誰還能留住他？又且林妹妹的家更近了，說去就去了。又且紫鵑這個人也是要同林妹妹家去的，只不知晴雯在旁邊可能替我說一句半句的話？你若能在林妹妹跟前說出『寶玉』兩個字，我就化了灰飛了煙也感你。」

寶玉只顧胡亂地想著，就哽哽咽咽糊糊塗塗地在寶釵床上躺下了。寶釵使叫鶯兒將小狐狸的被兒替他偎著。

不多時王夫人尋了來，見寶玉在寶釵床上躺著，只道他要在這裏，也不去問他。從此寶玉便在房內過夜，賈政夫妻心裏也安。誰知寶玉、寶釵同床各夢，寶玉心裏只惦記著黛玉，一見了王夫人即問黛玉，又粘住了要晴雯過來。王夫人只得變話兒哄他。

且說黛玉在瀟湘館內，自從病起之後，倍覺體快身輕。又見王元到后重立家門，哥哥友愛異常，指日見面，心裏不勝喜歡，一心只想著良玉來到立刻搬過去，兄妹相抱痛哭一場。再將雙親的真容供起來，兄妹二人哭奠一番，從此問他要一個人跡不到的所在，立志修真。「他干他的功名，我完我的志願；他將世上的榮華封蔭，我將天上的因果超升。子女二人也還可以盡孝。」想到這裏不覺地快樂起來，十分逍遙自在。

那紫鵑心裡頭起先原惱寶玉，後來因王夫人送她到寶釵那邊。被寶玉千回萬轉地粘住了剖辯，倒也替寶玉可憐，替黛玉怨命。後來見黛玉迴轉來暗想姻緣複合，又見寶玉始終

一意，真箇死心塌地的，反怪黛玉過於嬌激。又是晴雯一心地粘住寶玉，遇便同紫鵑訴說。紫鵑本是一個熱腸的人，豈不同了一路。以此同了晴雯不時間在黛玉面前提起寶玉來，逐時逐節替他剖辯：怎樣的也迷了本性、怎樣的發了痴獃、怎樣被鳳姐兒設計送進房中、怎樣揭開方巾見了寶釵便就糊塗悶倒、怎樣的過了許多時候才圓房、怎樣的寶釵生日瞞著老太太趕到這裏回去便哭泣害病、怎樣的粘住了紫鵑哀哭、怎樣逃走出去、怎樣的回來在碧紗櫥獃著、怎樣的要來不敢來、怎樣的而今在寶釵房裡瘋著……。黛玉起先聽了怪惱地攔她，到後來厭煩起來就冷笑，再不然立起身走了，只像西風過耳的一般。這紫鵑、晴雯暗地裡只替寶玉苦惱。

卻說賈政見寶玉回房，心裏也放下去了，總等年夜拜過了家廟，新年上再叫他出去應酬各勛戚，拜見座師、房師，會會同年。幸喜年夜事敷衍過去，到了除夕這日，依舊兩府內兄弟子侄及近房子孫俱到宗祠中來。那宗祠中供起祖宗神影，也照舊鋪設得十分整齊，便按著賈母在日的規矩，序著大小拈香點燭分獻徹俎，一回一回的整齊行禮。內眷亦照前執事。

當下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賈寶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菖、賈菱、賈荇、賈芷、賈芸、賈芹、賈蓉、賈蘭，凡屬男子孫俱在東，女眷們自邢、王二夫人以下俱在西。也將五間大廳、三間抱廈、內外廊檐、階上階下連丹墀內擠滿。只聽得環佩鏗鏘，靴履雜沓之聲。禮畢，兩府中各自往來行禮，眾家人往來叩了喜，王元也來叩了喜。

賈政、賈璉、賈寶玉、賈環等方同了王夫人等進內堂來。賈政便說：你們都替我坐下了，我同太太到瀟湘館去，瞧瞧林姑娘就來。」這裏眾人都等著，寶玉更急得了不得，恨不得扯住了太太，立刻跑過去拉林妹妹來一排兒坐著才好。

賈政道：「我本意要她過來，一則怕她受了寒，二則怕她見老太太的房她要傷。」說著賈政就揉眼，「三則寶玉在這裏也避著些。連明日大初一我還叫她不要出來呢，你們統依著我。要瞧她，新年上天天去和她散散也好。」說完了，賈政、王夫人就叫：「寶玉、寶釵到薛姨媽處替我道賀。」

這賈政、王夫人就往瀟湘館去了。那寶玉又喜又恨。喜的是叫他避著些，儼然有個圓全的光景；恨的是不許跟過去，沒奈何只得同寶釵到薛姨媽處。不防著香菱又向寶釵問起黛玉，招得寶玉咽咽地哭將起來。薛姨媽連忙勸住了，慌得鶯兒、麝月送手帕不迭。也就懶懶地回來。

這賈政夫妻兩個去看黛玉，黛玉原是知書識禮的，心裏十分過不去，便迎上來請安。賈政、王夫人走進堂中，黛玉連忙拜下去，王夫人就拉住了。賈政也拉住了黛玉的手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倒這麼著，不是我來看你，是來鬧你了。」

王夫人也順著賈政的意思說道：「手心兒倒也不涼，只是這屋子裡火太旺了些，你剛才急忙掀出帘子去，可不著了些冷。」

黛玉這時候見母舅、舅母特特的大年夜來看她，又是這麼偎貼她，心裏很過不去，到底明白出去好不出去好？因說道：「甥女原想過來替舅舅、舅太太賀節，只為不知在家廟多早晚才回來，舅太太倒來看甥女，這可也當不起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只要能夠疼你自己就孝順了我。依著我便明日也不許出去，我明日沒有空來瞧你，你若違了我出去了，我倒要惱。」

王夫人也道：「好姑娘，你知道你舅舅的性情，你倒依了他好，總不要違了他。你只在這裏存存神，他好不放心呢。」黛玉雖只過不去，卻合了意，便也依了。

賈政放了黛玉的手，走進她房裡看看燈彩陳設，又在玻璃內望了閣上下各色掛燈倒也齊整。王夫人攙了黛玉的手，笑吟吟地打量一番，見她滿頭珠翠，圍著紫貂，耳帶寶串，掛了個金魚兒，身穿一領楊妃色縐綢，三藍綉牡丹狐披風，下系一條鸚哥綠百蝶狐裙，腰系一條青連環垂須絛，穿上兩塊同心蓮羊脂白玉佩，越顯得神仙一樣。正是：若非群玉山頭見，定是瑤台月下逢。

這王夫人看得呆了，心裏怪疼受不得，便想道：「叫寶玉怎麼捨得這個人兒，怪不得她舅舅說兩下里比將起來配不過些。」這黛玉被王夫人看得臊起來，就臉上紅艷艷的，笑道：「舅太太盡瞧著我怎樣？」

王夫人沒奈何，只得放了手，笑道：「我心裏也不知怎樣的怪疼你。」連紫鵑、晴雯、玉釧兒、彩雲都笑了。

那邊賈政踱來踱去，看這些古董字畫。原來這些老前輩在仕途上的，近年夜邊有多少事物到得開發一清，守到除夕這夜，真箇身體一輕，倒不喜在內堂筵宴，轉喜到清淨幽雅

的所在散步散步。恰恰遇著這裏收拾精緻，況黛玉又是他心愛的，所以只管徘徊。

倒是黛玉先說道：「那邊哥哥、嫂子們也候久了，甥女益發當不起了。」賈政方才慢慢地同王夫人出去，還再三叮嚀：「明日依了我，不許出去。」又叫紫鵑、晴雯：「你們守歲，也陪著林姑娘弄些玩意兒玩玩。」賈政、王夫人方才去了。

這李紈等也依了賈政言語，差了碧月、鶯月、小紅、墨琴、彩屏等過來，黛玉只得也差了紫鵑過去道賀。紫鵑到了上房，直把寶玉驚喜極了。那紫鵑順著說下去，只得也說一句：「林姑娘道賀寶二爺。」這寶玉直如聽了旨意一般，驚喜得了不得。

可恨這紫鵑站也不站，頭也不回，立刻去了。寶玉要起來拉她，又怕賈政，真箇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就瘋了。王夫人看見光景，就猜著九分，當著賈政面前只得說道：「你看寶玉，喝不上幾鍾就醉了，鶯兒、麝月且伏侍他去歇吧。明日一早好跟著老爺起身。」賈政也不留他，當下席間非不珠圍翠繞，燈火輝煌，卻各人有各人的心思。

賈政一心想著老太太過背了，便怎麼樣子孫興旺也不在意，況且家道日逐艱難。王夫人只替寶玉擔憂。李紈卻因蘭哥兒中了著實開懷，時刻把眼睛溜著自己的兒子。

賈璉已奉了賈赦之命將平兒扶了正，打算到自己房裡兩口兒帶著巧姐兒替另喝酒。寶釵獨自大方，將這些事一毫不放在心上，只勸公婆多進些酒。喜鸞、喜鳳卻憶著自己的亡過的父母。惜春也不得已出來應酬，吃些素點。獨有環兒不正經，遇了空與彩雲扮鬼臉兒嘻笑。

且說紫鵑，一路回來想著寶玉情影，越越地埋怨黛玉矯情。而今要這樣撇清，從前何必那樣，你還忘記了自己的眼睛哭得葡萄似的去看人。人家被老子打了，干你什麼事，你害得那麼樣。又看是那邊這樣鬧熱，我們瀟湘館里只你愛清淨，我偏要同著晴雯熱鬧起來。走回來回了黛玉，就同晴雯叫了柳嫂子、老婆子、小丫頭們燒了一架小焰爐柴點著，就將玉蘭、珍珠簾、柏子屏、遍地梅、泥筒、滿天星、遍地洋菊、繡球、金蝴蝶、雙九龍、灑落金錢，無般百樣地放將起來。

這裏黛玉只在裡間想著亡過的父母、在路的哥哥，滴著眼淚拈了銅筷兒在台爐里撥火，由他們鬧著總不管。這裏正鬧著，只聽得緊間壁震天的爆竹放將起來，駭得眾人齊齊地到閣上望去。卻原來是林府的新宅子緊靠著瀟湘館，一齊奔進來告訴黛玉，都說道：「

咱們家這新宅子里的火光比這府里還厲害多著呢。」

黛玉料想是王元的一番布置，不枉了祖父在日留下他來，將來眼見得幫著我哥哥興起一番事業。想到這裏也就喜歡，便也出了房門，看他們的玩意兒，直到得三更時分方歇了。到得五更，只聽得千處爆竹響聲不絕，漸漸天色大明了，只聽紛紛地傳進來說寶二爺身上大不好。紫鵑、晴雯聽了也慌了起來，告知黛玉。黛玉過去不過去，回心不回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